

## □ 怀念师友

的，科研能力也是这样慢慢地培养的。关键是要有心、肯学。工作上不要分什么分内分外，不要问将来有用没用，更不能考虑对自己有利没利。工作需要就认真干好。只有工作实践，才能学到真本事。有了真本事，有了能力，才能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工作。

### 这三句话送给你们

送同学们三句话：“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一套科学的方法。”

做人，一要正确对待自己，二要正确对待别人。同学们走上社会，总要与各种

各样的人打交道，只有团结，才能办成事。只有自己身正，诚实、老实、踏实，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搞好团结。

学会做事。同学们中的多数人将来总是要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来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只有把基本功练好，将来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

要学会一套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掌握好的方法要靠勤快和悟性。对一个问题认识，必须靠反复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才能上升到理性认识。要把实践得来的认识变成自己的智慧。

（转自“天工物华”公众号，2019年11月）

# 一生诗意干寻瀑

## ——追忆蓝棣之教授

○金兼斌（1986级工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蓝棣之先生，因病于2025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蓝棣之先生1940年5月出生于四川新津。196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留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师从唐弢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其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工运学院文化系。1992年晋升教授。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职讲授文学课程。1994年调至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任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为清华中文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尤其是文学博士点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蓝棣之教授

2025年4月24日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那天下午3:32，在由中文系八九十年代学生组成的微信群“文四五六七编N”中，原文四班学生、现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赵鑫赫然贴出一个关于蓝棣之老师去世的讣告截图。

在讣告文中，蓝老师的生前同事们是

这样介绍蓝老师对清华人文学科重建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的：

（蓝棣之教授）80年代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职讲授文学课程。1994年调至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任中文系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为清华中文学科的重建和发展，尤其是文学博士点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最初知道蓝棣之老师，想来就是他“80年代开始在清华大学兼职讲授文学课程”时期。我选修了蓝老师主讲的“中国现代诗歌”全校性选修课程。那时中文系已经复建，但我尚未到中文系攻读第二学士学位，因此我选蓝老师的这门课，时间上应该是1987—1989年期间，地点则还记得很清楚，是在清华三教二段的大阶梯教室，且是晚上的课。

很多生于20世纪60、70年代或者在80年代上大学的人如今回忆，大概都会同意，20世纪80年代是一段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那是一个物质并不富足，但精神和情感都非常充沛的时代。清华那时虽然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工科大学，很多院系女生通常只占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但不影响校园里有活跃的文学社和不少来自理工院系的文艺爱好者。需知那是一个不知手机为何物、电视也只存在于宿舍楼道水房附近供整层学生扎堆围观的年代。南北主干道上从早到晚匆匆往来于教室、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自行车洪流固然几十年不曾变过，但那时的草坪上一到晚上却常常有校园诗人的即兴诗歌朗诵和文艺爱好者的吉他自弹自唱，而周末的七食堂、九食堂、十食堂和西大饭厅更是常常有各系学生会组织的友谊舞会。总之，其时看上去不解风情带点

土味的“板板的”清华校园里，并不缺乏文艺爱好者和文学氛围。学校也鼓励学生除了做题做实验，去多接触诗词歌赋音乐舞蹈以陶冶审美修养，所谓情智双修。而复建于1984年的中文系，其时并没有自己的学生，只负责给全校理工科学生开设一些人文选修课。徐葆耕老师的“西方文艺思潮”和蓝棣之老师的“中国现代诗歌”是我在清华最早接触的人文类课程，并对我在1990年下定决心攻读中文系科技编辑第二学士学位有直接的影响。

蓝老师其时还不到50岁，但已经是国内文学评论界的知名学者，不紧不慢操一口有独特韵味的“川普”。记得每次晚上他课前进入教室来，似乎周围总围着一些不同年龄段的校园诗人或校外诗人。蓝老师目光炯炯，无论是讲课还是和人交流，眼睛总是直视对方，温和而坚定，平静的语调中有一种不由分说的自信和确定，令人着迷。正是在蓝老师的这门课上，我第一次听说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之间的故事。蓝老师是讲故事的高手。他的课虽然名叫“中国现代诗歌”，但课堂上以讲诗人的故事为主，从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到北岛、舒婷、顾城，其对不同诗人诗作的分析，大多从分析作品创作前后诗人的生活状态、人际关系和情感纠葛入手，从各种资料的穿插引用和抽丝剥茧式的基于文本的情感和心理分析中，给出他对诗人诗作的独特理解和解读，引人入胜，令人遐想和神往。这样的分析角度和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非常前沿的。蓝老师在其后来的名著《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中，把这种由各种诗人生活和情感世界所显露出来的“症候”入手，去理解和还原作品的创作初

## □ 怀念师友

衷、文本内涵和寓意的方法，名之曰“症候式分析”。偌大的阶梯教室常常座无虚席，上百双涉世未深、对情感带着渴望和懵懂的清澈的眼睛，齐刷刷盯着站在黑板前或讲台旁的蓝老师，听他讲述那些诗人或激越张扬或平淡灰暗的家国情怀和爱恨情仇，仿佛他是上帝视角的亲历者一般。而我们一大群听众，则如围着收音机听刘兰芳绘声绘色讲《岳飞传》般沉醉其中而不自觉。

在前述中文系于4月24日下午三点发布于学校信息门户的“讣告”中，对蓝棣之老师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影响及其“症候式分析”方法有中肯的评价：

蓝棣之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成果卓著的学者，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和小说梳理和阐释方面，率先开拓，引领风气，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学术贡献，出版有《正统的与异端的》《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现代诗歌理论：渊源与走势》《现代诗名著名篇解读》等重要著作，主编和编纂的《八十年代文学新潮丛书》《现代派诗选》《新月派诗选》《九叶派诗选》《何其芳全集》《当代女性文学书系》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名作《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在文本分析中引入精神分析的方法，独辟蹊径，为阐发现代文学经典的深层意蕴，提供了崭新的角度。

如上所述，蓝老师的课之所以引人入胜，吸引了大批清华园里乃至附近大学的诗歌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前来听课或蹭课，是因为他作为当时声名鹊起的文学评论家，经常参加或受邀参加各种文学、诗歌交流沙龙和作品研讨会，在报刊上发表对当时活跃的诗人诗作的评论，在周围聚

集了一批先锋诗人。我记得蓝老师多次邀请过不同的诗人来到他的课堂上，来与同学们面对面交流，请这些在当时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在课堂上朗诵他们的新作、力作。我印象最深的两位诗人是西川和唐晓渡。西川那时非常年轻，个子颇长，一头长发，往课堂前一站，诗人气质扑面而来。他朗诵的诗篇具体关于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但他当日朗诵时那种神采飞扬，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30多年来不时会浮现，有时甚至还会寻思：那个西川是否还写诗？直到前两年，我偶然在电视上还是在微信视频号上，看到一个对诗人西川的简短访谈，见到他仍然长发飘飘，但长发已经灰白，脸上也缀满了岁月的风霜，心下竟有一股莫名的伤感：原来他也老了。

关于唐晓渡，我对他的形象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当年蓝棣之老师向我们大力推荐唐晓渡的诗集《不断重临的起点》。我记得我在听到这个诗集的名字的一刹那，仿佛就被这个表述给击中了，印象非常深，以至在其后几十年很多场合，包括我在“传播学研究方法”和“媒介调查与统计”课上讲述“赌徒幻觉”和“独立事件”时，还常常会引用晓渡老师“不断重临的起点”这个表述。

总体上看，我虽然爱好古典诗词，但对现代诗从未真正入门，只是有时候吟诵徐志摩、北岛、顾城的诗，觉得节奏和意境都很美。但自己终究没有往文学方面去着力。1992年8月我毕业留在中文系。两年后，蓝棣之老师从中国工运学院文化系正式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我们遂成为同事。其时虽然我认识蓝老师已经好多年，但蓝老师应该是在他来到清华中文系后才认识我，但我们很投缘。他和其他中文系

老师一样，自始至终都是叫我“小金”，没有叫过我名字。

1995年底，我的情感生活遭遇了一次重挫，情绪十分低落，寒假放假后没有回诸暨老家去，常常一个人缩在16号后二楼到三楼转角处我作为中文系学生组长的小单间里。一天晚上，蓝棣之老师带着他其时的女朋友小青一起来看我。蓝老师和我讲了不少他自己的生活和故事，鼓励我要从情感的废墟中勇敢走出来。那一晚他们两人在我的小屋坐了很久，也谈了很久。期间我和蓝老师起来一起去楼道中间的卫生间上厕所。由于那是男生宿舍楼，没有女厕，小青继续在我小屋里坐着。蓝老师也和我聊他和小青的故事，告诉我：“小金，男人永远不老。”

昏暗的楼道里，蓝老师说这话时的语调一如既往的坚定和自信。我想这是那一刻他能给我的最适切、最有力的鼓励和激励。

1998年1月，我在徐葆耕老师等当时中文系领导的支持下，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临行前，蓝老师和小青在照澜院一家其时很火的餐厅请我吃饭，给我饯行。期间他以一贯的直率问了我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读完博士会回来吗？

我说：“当然会回来。”

蓝老师说：“为什么这么确切？召你回来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印象中，那次一起吃饭，是我和蓝老师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交谈。我于2001年底在香港读完博士课程回到清华，直接进入其时刚刚成立不久、但仍从属人文社科学院的传播系，但传播系其时已经从办公空间上脱离人文学院，有了文西楼（即

后来的宏盟楼、现在的院馆）这个新的空间，因此回来后和蓝老师的见面日渐稀少。他住在学校照澜院附近的东楼，我们有时候在校园里会偶然碰到。最后一次遇到蓝老师，是大约四五年前，其时疫情还未完全过去。一次我在近春园餐厅和客人一起吃完饭，往外走时，一眼看到蓝棣之老师和他夫人李媛女士一起也在那里吃饭。李媛是清华中文系文四班学生，文四班是清华中文系复建后面向高中应届毕业生招的第一批本科生，堪称中文系的黄埔一期。李媛和最先在“文四五六七编N”群里转贴蓝棣之老师去世讣告的赵鑫正是同班同学。

在中文系悼念蓝棣之老师的讣告中，他的生前同事和朋友是这么描写他的：

他天性近诗，崇尚自由，个性鲜明，感受敏锐，见解独到，在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中，一方面重视对文学创作、文学现象进行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将细腻的审美感受与丰富的人生体悟相融合，让文学研究不脱离“人”的情感和经验。他的诗歌课堂广受学子欢迎，充满诗性的魅力，在诗坛和学院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深刻感染和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天性近诗，崇尚自由，个性鲜明，感受敏锐，见解独到”这20个字，的确是对蓝老师一生性情的最好写照。我记得在他的课堂上，他讲到金岳霖在林徽因去世后，写了一副对联寄托哀思和赞美，其辞云：

一生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其实这句诗用来形容和纪念蓝棣之老师也是非常贴切的。

（金兼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